

第五回 錯取畫來驚容似 贈詩箋去任燕傳

話說飛雲小姐想起《觀音》像來，遂叫梅香：「前日老爺與我供奉的那幅《觀音》像，許久不見院子送進來，想是未曾裱得？你可催他一聲，浴佛日子將近，我要掛在小閣中，朝夕供奉。」梅香道：「曉得。老院公那裡？」院公走來，梅香道：「小姐教我問你，昨前老爺吩咐你裱得《觀音》像，可曾停當否？目下就要供奉哩！」院子道：「已裱完備在此，正要交與小姐，煩你送進去罷。」梅香接過來說：「曉得。」遂回覆小姐，畫已取來。小姐道：「梅香，這軸畫不比尋常，乃是菩薩示現，須要虔敬。你可焚起香來，待我先展拜過，然後供奉才是。」梅香將畫展開，小姐一見驚訝道：「好奇怪！原來不是《觀音》像，是那一家女娘的《春容》，胡亂拿來了。」梅香指著畫，說道：「小姐，你看與那女娘同撲蝶的人兒，好不畫得標緻。」小姐道：「羞人答答的，一個女娘家，怎麼同那書生一搭兒耍戲，那有這般行徑？」梅香道：「這幅《春容》也不讓《水月觀音》。」遂背身說道：「怎麼模樣與小姐一般呢？」遂轉身向小姐說道：「這畫上女娘與小姐並沒半點差錯，是何緣故？」小姐仔細又看道：「只怕是那個隨手畫的，偶然相像，未必有心。」梅香道：「你看他安黃點翠，般般相似，那裡有沒草橋龐兒信筆寫成的？小姐又端詳道：「呀！上面還落得有款，待我看來。『茂陵霍都梁寫，贈雲娘妝次。』」梅香聞聽道：「這也奇怪，怎生也叫做雲娘？小姐，你看他螺點眉峰，斜露筍指，滿腮紅暈，猶如桃花一般立在蒼苔上；蓮步輕穩，逞著風流，樣兒已覺可愛。又喜那尋花蝴蝶，又一對黃鸝穿柳鳴啼，景致更覺有趣。」小姐道：「看他畫上光景，莫不是劉阮誤入天台，再不然或是相如偶陪文君，真教猜也猜不來的。梅香，我本待要將畫發與院子換來才是，只是畫的有些奇怪，等我再仔細看看。」梅香道：「不消換得，小姐留下，當做自己春容正好。」小姐道：「只是多了一個人兒，恐爹媽看見不得妥當。」梅香又笑道：「若與老爺、夫人看，真個多了那個人兒；若是小姐自己看，只怕正好不多哩！」小姐喝道：「休得再說！」遂歸香閣去了。正是：最是芳心那得似，夢魂應入百花叢。

話說飛雲小姐自從看過畫後，不知不覺添些愁悶。一日，徐步亭前，只聽春風飄蕩，吹得群花零亂。忽抬頭一看，說道：「呀！這一對蝴蝶兒，怎麼飛得如此好，只管在奴家衣襟撲來，卻是為何？你看，它又飛去花樹上探花去了，不多一時，怎麼又在我裙兒上不住旋繞？才待欲去，卻又飛還。你看，它又在桌上去了，待我撲著他。」撲了一回，那裡撲得著？不覺困倦起來，遂伏桌睡去。梅香走來，說道：「呀！小姐才梳洗了，原何睡在妝台邊呢？待我輕輕喚醒他，做些針指。」遂咳嗽一聲，小姐醒來。問道：「梅香，簷前是甚麼響？」梅香道：「是簷前鐵馬無風轉得，卻被啄花小鳥翅兒掛得響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，剛才夢中恍惚惚惚，像是在花樹下撲打那粉蝶兒，被茶葉刺掛住繡裙，閃了一閃，便驚醒了。」

梅香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前日錯了那幅《春容》，有那許多的景在上面，小姐眼中見了，心中想著，故有此夢。不知夢裡可與紅衫人兒在上答麼？」小姐道：「莫胡說！你且取畫過來，待我再細看一看。」梅香不敢怠慢，將畫取來。小姐端詳一會，道：「若說是偶然落筆，如何像得這般？梅香取鏡來。」一面看畫，一面照鏡，不覺笑將起來。說道：「畫中女娘，真個像我不過，只是腮邊多了個紅印兒。」梅香道：「小姐，看那鶯兒與一雙粉蝶兒，怎麼畫得這樣活兒。小姐，這畫上兩個人，還是夫妻一對，還是秦樓楚館、買笑追歡的？若是好人家，不該如此喬模喬樣的妝束；若是乍會的，又不該如此熟落。你看這穿紅郎君，烏紗小帽，紅杏衫兒，十分標緻。常聞有個擲果香車的潘安仁，諒也不肯讓他。」小姐道：「即落款的叫做霍都梁，筆跡尚新，眼前必有這個人，我細看這幅畫，半假半真，有意無意，心中著實難解。且喜桌上有文房四寶在此，不免寫下一首詞，聊寫幽悶。」遂取過一幅小小花箋，提筆在手，沉音一霎，揮毫而就。上面寫道：風吹雨過百花殘，香闈春夢寒。

起來無力倚欄杆，丹青放眼看。

揚翠袖，伴紅衫，鶯嬌蝶也憨。

幾時相會在巫山？麗兒畫一般。

——右調《醉桃源》飛雲題。

小姐道：「我這一首詞，也抵過這畫了。」遂把筆擱下。

只見梅香喊道：「好古怪！怎麼樑上這燕子，只在鏡台前飛來飛去，與往時不同，待我撲下他來。你看，這燕泥將妝盒都點污了。呀！怎麼把小姐題的詩箋竟銜去了？燕子，轉來！轉來！

還我家小姐的箋！」小姐笑道：「傻丫頭，這燕子怎能曉得人言，只得它他罷了。」梅香道：「也罷，我收拾筆硯先進去，小姐就在亭中歇歇。」打發梅香進去。小姐道：「咳！適才這妮子在此，我心事不好說出。」笑了一笑，又說道：「果然那畫上穿紅衫的，委實可人，我方才題詞，被燕子銜去，也與御溝紅葉故事一樣，湊合才好。」正是。

燕子不歸花著雨，春風應自怨黃昏。

燕子銜去的箋，不知落在何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